



光明照耀

潮流 著

通俗讀物出版社



光明照耀

——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 明 照 耀

潮 流 著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內容說明

這是一本寫進步思想和保守思想鬥爭的小說。故事講治淮工程中三河開工地的一部發電機經常出毛病，工人張德才想盡各種辦法要修好它，而機器大隊長沈文彬却認為這是一部舊機器，根本沒有辦法叫它不生病。張德才在修理這部發電機的過程中，碰到了許多困難和幾次失敗，但他毫不灰心，還是多方面向別人學習，決心要修好它。他的毅力和對工作的高度責任心，得到了黨和羣眾的支持，最後終於修理好了這部舊機器，使工地上光明照耀，建閘工程得到順利進行。

書號：0750

光明照耀

著者：潮 流

插畫者：費 聲 福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

（北京香廠胡同73號）

印刷者：萃 斌 閣 印 刷 廠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67千字

印張：3 9/16 淨頁：3

定價：（5）二角九分

印數：1—14,000

1956年4月第一版

1956年4月第一次印刷

早也盼，晚也盼，
爹也盼，娘也盼，
盼望淮河不氾濫。
有朝出了大救星，
治好淮河萬民安。

——民 謠——

立春不久，天下了一場雪，晚上的氣候特別冷。

三河開工地上的雪花，已經結成冰塊；地面上凍得比石頭還硬。由洪澤湖上空吹過來的西北風，刮到人臉上，就像針尖一樣，朝肉里直扎。在露天下幹活的人們，帽子上都蓋着一層濃霜。

天氣越冷，人們幹活的勁兒越大。有些工人和民工身上穿着夾襖夾褲，額頭上流着汗珠，嘴巴一張，就像蒸籠掀掉蓋子，熱氣往外直冒。

密密層層的电燈，把工地照得跟白天一樣。轟隆隆的機器馬達聲震動了大地，一股股灰白色的濃煙裊裊上昇，在天

空繚繞。卡車、平車，像戰場上沖鋒的“坦克羣”一樣，順着彎彎扭扭的鐵道奔馳着。挑土的担子，結成一支長長的隊伍，來來往往的如“走馬燈”。十二公尺高、三里長的工作桥上，兩邊掛着很密的電燈，遠遠望去，像一條繁星密佈的銀河。幾千輛水泥車在桥上桥下飛跑，就像很多條粗大的黑色長龍，在星海中擺動。

人們幹活幹得正起勁，工地上突然黑了！頓時，每個人的眼睛上像突然蒙上了黑布，伸出手來，看不到指頭。正在緊張幹活的人們，只好停止工作。秩序亂起來了。

楊勇一見發電機出了毛病，急得他額頭上冒汗，忙点上洋蠟燭對大家說：“快動手！看看毛病出在什麼地方。”

大家正要動手檢查，華國寶說：“諸位不忙動手！發電機今天出毛病，是由張德才試驗壞了的，還是找他來修理。”

楊勇說：“你胡說，發電機天天出毛病，你別想混水摸魚，乘機誣賴張德才。”說完，就想動手扭螺絲釘。

華國寶瞪着眼睛，指着楊勇大聲說：“好小子！我不願跟你為難，你自己要找事。那咱們就先把話說清楚：張德才不來，誰動發電機誰負責任。”

楊勇要檢查發電機，華國寶不讓檢查，兩個人爭得吵起架來。

車間的人們嚷着：“張德才怎麼沒來？”“今天輪不到他值班。”“快派人去找他。”“太耽誤時間啦。”

發電機車間的人非常亂，有些人主張先檢查發電機到底

出了什么毛病；有些人主張去找張德才來檢查；有些人唉声嘆气的說：“真倒霉，这部‘老爺’机器像打瘡疾似的老出毛病，哪一天才能修好。”

車間里的人正乱紛紛的时候，高强到車間里來了。

高强一進車間，見大家沒动手檢查發电机，气得睜大了眼睛盯着大家問：“你們都是死人嗎？为什么像木头似的站着不动手呢？”說着，他就拿起老虎鉗，首先攀到發电机上去扭螺絲釘。

大家見高强帶头动手，立刻跟着幹起來。

華國宝走到高强面前，捲了一下袖子，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中隊長要檢查發电机，兄弟可得把話先說清楚。發电机本來沒有什麼大毛病，張德才硬要充能，他說保證修好發电机，想把我和工程師壓下去，結果試驗坏了。現在你們又要拆發电机檢查，拆坏了誰負責任？”

高强是火藥性子。他對華國宝平時幹活不積極，還經常說一些落后話，早就不滿了；今天見他不幫助檢查發电机的毛病，還在旁邊扯后腿，更加火上澆油。當時他就把臉往下一沉，白了華國宝一眼：“你別管！机器拆坏了我負責任！”

高强一發脾气，車間里的人也就對華國宝開起火來。呂振國問：“你耳不聾，眼不瞎，看不到車間外邊工地上等電用，听不到人們正在乱嘈嘈的罵我們？你不赶快动手檢查發电机毛病出在哪里，還站在旁邊說落后話，你還有一点工人

階級的气味嗎？”

華國寶一看势头不对，只好跟着幹起來。檢查的結果，發電機的汽缸蓋燒壞了，這是老毛病。

高強指揮大家迅速的換上新汽缸蓋，電燈又亮起來。

發電機換上汽缸蓋後，張德才還沒到車間。高強很奇怪，以前電燈一滅，即使輪不到張德才值班，他也能很快趕到車間來，今天為什麼不來呢？高強估計是他試驗發電機失敗後，遭到各方面的議論和打擊，因而有些灰心喪氣了。他決定要去找他談一談。

高強走出車間，電燈已經亮了，工地上的人們又開始幹起活來。

高強今年二十三歲，高個子，瘦長臉，大眼睛，原曾在人民解放軍里當過連長。在軍隊里，高強是一名出色的戰鬥英雄，得過兩次英雄獎章。

一九五二年的冬天，上級決定高強轉業，高強起初不同意，堅決要求到朝鮮去抗美援朝。他說：“美國鬼子不消滅，一輩子我也不改行！”後來，朝鮮停戰談判成功了，高強又改口說：“我同意轉業。不過，如果以後美帝國主義還想把爪子伸過來，我還是要求重上前線的！”

高強轉業到三河閘後，上級派他當發電機的中隊長。每當發電機出毛病的時候，他總是急得頭頂上冒煙，常常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可是這是機器，他對機器不是內行，從前沖鋒陷陣的勁兒一點也使不上。

高强看着三河閘周圍十几里的工地上，七万多劳动大军，在银白色的电灯光下紧张的干活，像战场上千军万马在向敌人进攻。他激动的握着拳头，向天空挥了一下说：“这里也是战场，我现在是中队指挥。二百开威发电机经常出毛病，就是阻碍队伍前进的碉堡，我要下决心限期攻下这个碉堡。”

高强穿过架钢筋的工地时，看见工作桥底下围着很多人，有的已散开去干活了，有的还围在一起议论。他走过去想看看是干什么的。到那儿，恰巧碰见张德才，张德才也在同时看见了他。

高强问：“张师傅，出了什么事？”

张德才没有立即回答。他脸上流着汗，嘴唇颤动着，不难看出，他的精神是紧张而又痛苦的。

二

就在二百开威发电机出毛病以前的几分钟内，张德才气冲冲的走出了机器大队部。

解放三年来，张德才的情绪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激动、气愤。他没有看到工地上干活的人们，也没有听到机器的马达声，他一心想着自己满肚子的冤枉，不知向哪里发泄。他气愤的决定一辈子再也不谈改进机器的话。

三河闸机器大队部门朝南，门前是一条南北三里长的工

作桥，桥下边是閘塘。沿着工作桥向南走，是二百开威發电机車間。穿过桥头向东走不多远，就是張德才的家。这时張德才离上班的时间还有三个鐘头，他决定回家睡一觉。当他穿过工作桥下閘塘时，电灯突然滅了。电灯一滅，工地上的机器不响了，飛馳着的卡車、平車都停下來了。人們愉快地幹活的号子声，立刻变成一片憤怒的、喧囂嘈雜的喊声、叫声、罵声……整个工地上的秩序乱得像毀了窩的馬蜂。

張德才站住了脚。他現在好像看到工地上七万多人，站在他面前向他要电。一种沉重的責任感使他想起：“我是工人，我对大隊長有意見，可不能跟三河閘工程生气啊，还是去車間赶快修好發电机吧。”他迅速的轉过身子，迈开大步就向二百开威發电机的車間跑去。

張德才剛跑不几步，听到工作桥上“嘩啦啦”一陣响，接着有个年輕人尖声的喊起來：“快救人哪！有人摔下去啦！”

張德才听見桥上有人喊了一声“啊哟”！急忙順着喊声用手电一照，看到桥上有个人推着一輛水泥車从桥面掉下來了。他捏緊手电，一个箭步冲过去，想托住摔下來的人。說时迟，那时快，当張德才冲过去时，那个人已經摔下來了。摔下來的人跌在砂石堆旁边，一輛水泥車也跟着往下傾倒，不偏不倚的对准了那个人的身体。張德才看情勢十分危急，当即奋不顧身，把水泥車往旁边一推，这才沒有砸到摔下來的人身上。雨点般的碎石子从桥上落下來，張德才的手

上好几处被石子砸破了皮，很快就紅腫起來，可是当时他一点也不覺得疼。

桥上桥下的人乱起來了，大家都連吵帶嚷的拥到桥头底下，爭先恐后的搶着看摔下來的人是誰。

从桥上摔下來的人是水泥大隊“飛機小隊”的隊長楊魚成。他已經暈过去了。

一个矮个子，胖臉，脖子上圍着白毛巾的小伙子走到張德才身边，很感激的問：“是你剛才把水泥車推开的嗎？”張德才点点头說：“是我。”接着他又反問：“你知道这人怎么会摔下來的？”

小伙子解开脖子上的毛巾，擦着臉上的汗說：“是我把他撞下來的。”

站在張德才旁边的几个年輕人一听，气冲冲的湧上去圍住小伙子問：“楊魚成和你有什么冤仇，你狠心的下这毒手？”有些人罵他是破坏分子，有些人气得捲着袖子想挤上去揍他。

小伙子急忙分辯說：“大家不要冤枉我，楊魚成是我的叔伯哥哥，我和他从小相好，無冤無仇。是这么回事：剛才我和他正推着車飛跑，电灯突然一滅，我留不住車，撞在楊魚成的身上。他被我一撞，連人帶車从桥上翻下來，我急忙喊救人，已經來不及了。我怎么会有意撞他呢？”

一个中等个子，留着八字鬍子，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挤到小伙子面前說：“我早就說过，幹活兒不要拚命，你們把我

的話當耳旁風，跑起來像火燒毛，才闖了這樣大的亂子。古人說得好：‘不听老人言，禍事在眼前’，以後不听我的話，不定哪天還要出更大的亂子哩。”

中年人的話沒落音，一羣年輕人放下楊魚成的弟弟，一致攻擊起中年人來了。大家指着他七嘴八舌的搶着說：“你少在這裡乘機說落後話！我們小隊為了響應上級號召，提早修好三河閘，開展了勞動競賽，爭得了‘飛機小隊’的光榮稱號；只有你推車比老水牛走得還慢，你還有臉在這裡說風涼話！”

中年人不服氣，便和青年人吵起架來。雙方越吵越兇，最後差點要動手打起來。

人羣里有勸他們不要吵的，有紛紛議論的。有些人說：“長鬍子的說得對，推水泥車這活兒不能快跑，一快就得出亂子。”有些人說：“小伙子們說得對，都像長鬍子的那種幹法，三河閘十年也造不起來。”有些人埋怨上級不該發動勞動競賽，認為競賽是闖禍的根子。有些人咒罵發電工人是“廢料”，發電機老出毛病，電燈還不如鬼火燈亮的時間長。

秩序正混亂的時候，一個瘦長臉、尖嘴、高个子、歪戴着棉帽的人提高嗓子喊：“喂！兄弟們不要吵，听我說一個意見。發電工人不是淮河邊上的人，沒有吃過水災的苦，他們故意磨洋工和我們搗蛋。不修好發電機，跌傷了我們的飛機小隊長楊魚成，我們要為楊魚成報仇。現在我提議把楊魚

成抬到發電間去，找發電工人算賬！”說完，他邊跑邊舉手喊：“我們要為楊魚成報仇！”

他這樣一喊，有些人要去出氣，就跟他走，後來有些人想看熱鬧，便也跟了上去，跟着走的人慢慢多起來。

張德才一看不對頭，這麼多人去發電間，一定要鬧出大亂子。如果不及時阻擋他們，將來打傷了人，砸壞了發電機，那損失就更大了。但另一個想法很快跳上張德才的心頭，他想：“如果我出去喝住他們，他們都拥上來打我怎麼辦？”這個念頭一閃就過去了，他激動的想：“董存瑞為了消滅敵人抱着炸藥炸碉堡；羅盛教為了救一個朝鮮孩子自己犧牲了生命，難道我張德才不能為保護同志，保護三河閘工程的命根子——二百開威發電機去冒險嗎？”想到這裡，張德才有了勇氣了。他緊張的咬着牙自言自語的說：“不行！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能讓他們去發電間。”

張德才用粗大的臂膀推開了正向前走的人羣，用迅速敏捷的動作，一個箭步跨到一堆不很高的砂石堆上，他的身子搖搖晃晃的還沒站穩，就揮着拳頭，直着嗓子喊：“喂——！同志們不要走，听我說幾句話！現在你們是找發電機工人算賬要緊，還是救人要緊？楊魚成同志傷勢這樣重，你們還把他抬到發電間去受罪嗎？得趕快把他送到醫院去急救！再說，要算賬，你們跟我來算，我就是發電機工人，不要到發電間去！”

張德才這麼一喊，潮湧似的人流停止了，手电光從四面



八方向他的臉上射過來，人們見他是个將近五十多歲的老工人，心里都很敬佩他。有人說：“对呀，楊魚成的伤势那么重，得赶快送医院去急救！人命要紧！”立刻有几个人附和，先把楊魚成送走了。

張德才見人流停住，把楊魚成送往医院去了，他喘了一口气，又大声的說：“同志們，剛才那个喊着‘为楊魚成报仇！’提議找發电工人算賬的人說的話不合实际。我們發电工人並沒有磨洋工，为了修这部机器，我們不分日夜的在修理，但發电机比較复雜，不是釘耙鋤头，出了毛病立即就能修好。”張德才看了一下他周圍的人，有些人在听着，有人好像向他点头，贊成他說得对。張德才接着用手指着三河閘工地西北崗說：“說我們發电工人不是淮河兩岸的，这完全是說謊。我家就住在工地西北角洪澤湖边的三河村，原來也

是庄稼人。一九三一年一場大水，淹死了我的老婆，房屋庄稼淹光了，不滿週歲的孩子給別人养活，到今天不知下落。解放前，我过了二十多年無家可归的流浪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眼淚从沒有乾过。現在解放了，我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从上海发电厂自动报名來参加淮河工程，难道我会忘記妻死子散、傾家蕩產的日子嗎？”

張德才越說越激动，豆大的淚珠，一顆顆的滾下來。由於張德才情緒激动，声音有些顫抖。听的人都受了感动，有些年令大一些的，想起自己从前遭水災的日子，心酸得也要掉淚了。

張德才的話剛落音，水泥大隊的几个幹部也站到砂石堆上說：“这个工人說得对，到發電間去算賬就是打人、砸發電机，我們應該想想，工人老大哥为了造好三河閘，日日夜夜修机器，我們为什么要去打他們。砸坏發電机就是破坏三河閘的工程，三河閘在汛期前造不起來，洪水一到，我們的庄稼、房屋，就要被冲掉。你們忘記解放前鬧水災，淹得家破人亡的日子了嗎？”

這一來，人們的头脑都清醒過來了。有的人后悔自己剛才不該盲从，有的人回憶起从前遭受水災的艰难日子，立刻感到难过。人羣中有一个青年提醒大家說：“剛才那个提議跟發電工人算賬的傢伙一定是特务！”他这一提大家警覺起來了，大家都用眼睛在人羣中扫來扫去，可是，那个傢伙已經不見了。

人羣停了一刻，突然有人問張德才：“你說得都对，可你們为什么不把發电机修好？跌伤了我們的人，妨碍我們幹活，弄得我們天天夜里心提在手上幹活呢？”有些人跟着喊：“問得对！工人是我們農民的老大哥，为什么幹活兒反落在我們后边？”“今天要这个工人答复我們，發电机能不能修好，什么时候修好？”人們又乱吵吵的嚷起來。

这时張德才完全忘記了剛才和大隊長不愉快的談話，忘記了剛才賭气不繼續修理發电机的情形。他看着大家的情緒，心情非常激动。說：“我比你們更着急，恨不能馬上就把發电机修好，可是这部發电机是剛从上海私营工厂里買來的一部旧机器，修了几次都沒修好。我現在向你們保證：“不管怎么困难，我們一定想办法很快把它修好。”

正在这时，大家眼前白光一閃，电灯又亮起來了。人們对張德才說：“我們相信你的話，修得越快越好。”大家又去幹活了。

这件事情，張德才告訴高强后，高强看着張德才手上的伤痕，立刻掏出手帕替他包紮。

張德才現在才感覺到手上有些疼。他看了一下負傷的地方說：“不碍，保护了發电机和同志們的安全，我負一点伤也值得。”

高强給張德才紮好伤口后，張德才又跟他談着剛才工地上的混乱情形和自己准备繼續修理發电机的計劃……談了很久很久。

三

張德才宿舍的工棚門朝南，座落在三河開工地北邊。站在大門口，向南可以看到三河開工地的場景，向西可以看到一片茫茫的洪澤湖。

立春不久的一個早晨，三河開工地上蓋着白雪，太陽剛冒出地平綫，陽光帶着雪光，透過玻璃窗，射進了張德才的房里。

張德才坐在房里的窗戶下邊，他透過窗上的玻璃，可以看到二百開威發電間的工棚。他面前有一張桌子，桌子上除碗、鉢、熱水瓶外，還擺着二百開威發電機上的壞汽缸蓋。太陽出來後，張德才關滅桌子上的電燈，把視線由桌子上的壞汽缸蓋移到窗外發電間工棚的上空。

發電間上空煙柱沖天，巨大的馬達吼聲，早晨聽起來，特別宏壯動人。

从工地上出了跌伤人的事故后，張德才已經三個通夜沒睡覺了。他除了上班外，整夜坐在这里考慮修理發電機的問題。現在他看着黑色的煙柱想：“為什麼汽缸蓋開不到五個鐘頭就被燒壞，煙會從水管子里冒出來呢？毛病一定出在這里面。”他用手指敲着桌上放的壞汽缸蓋。

張德才正想得入神，他老婆手里提着水壺，走到桌子旁邊問：“德才，孩子的下落有沒有消息？”